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阳光下的罪恶

无人生还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阳光下的罪恶	1
无人生还	193

第一章

1

1782年，罗杰·安杰梅林船长为自己在莱瑟库姆湾边的小岛上建了一所房子。在世人眼中，这一举动已使他的荒谬性格发展到了顶峰。他出身显贵，本应该住在一所更体面的房子中，四周是宽阔的草坪，可能还会有潺潺的流水和美丽的牧场。

然而，罗杰船长却只钟情于大海。因此他选择了这个常有海鸥光顾的迎风小角来营造属于自己的天地。每次涨潮时，海角就与陆地隔离开来。考虑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罗杰船长将自己的房子修建得结实无比。

罗杰船长终生未婚，只有大海是他最忠实的伴侣，他死后将房子和小岛都留给了一个远房表亲。然而，这位表亲及其后代对这一馈赠却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不断减少，家道亦日趋败落，他们实在无暇顾及其它。

时光流转，转眼间到了1922年。此时，到海滨度假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人们再也不认为德文郡和康沃尔沿岸的夏日酷热难当了。罗杰船长的一位后人阿瑟·安杰梅林发现他自己那所建于乔治王朝后期的巨屋却倍受冷落——因为那房子实在太不方便。不过，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罗杰船长留下的古怪遗产却被他卖了个好价钱。

这所结实的房子被扩充并修饰一新。一条坚固的大堤陆地与小岛连接起来。岛上，人工挖掘开凿的小径和角落随处可见。此外，岛上还有两个网球场，另有晒台一直延伸到一个小港湾，那里的水上漂有一些筏子，还建有跳板。就这样，一些日后将闻名遐尔的地名开始广为流传开来：莱瑟库姆湾，走私者之岛和快乐罗杰旅馆。每年，从6月到9月，

快乐罗杰旅馆的顶层阁楼上都住满了游人。到1934年，旅馆又再次被扩大和更新，这次加了一个鸡尾酒吧，一个更大的餐厅和数个浴室。价格自然也上涨了。

于是，去莱瑟库姆湾度假成了一种时尚。熟人们见面常爱提起这个地方。

“去莱瑟库姆湾吗？那儿有个小岛，岛上的旅馆棒极了。住得好，吃得也好。没有什么大型游览车，也没有那种来去频繁的短途观光客。总之，这是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的确，游人们正在络绎不绝地涌向这个小岛。

2

快乐罗杰旅馆又住进了一位大人物——至少此人自认为重要无比。这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他身着一套白色服装，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头顶上的巴拿马帽斜拉到眼眉上方，唇上的小胡子优美地卷曲着。此刻，他正仰躺在一把改良式的靠背椅中，目光逡巡着不远处的海滨浴场。旅馆外的数个晒台一直向海滨浴场延伸开去。海滩上搁着一些浮标、橡皮艇、帆船、彩球和橡皮玩具。岸边还散放着一个长长的跳板和三个筏子。

游泳的人们有的正舒舒服服地泡在海里，有的则伸开四肢躺在阳光下，还有人在细心地往身上涂防晒油。

不游泳的人则坐在露台上谈天说地。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从天气到眼前的景致，晨报上的消息以及其它任何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在波洛左侧，加德纳夫人两片嘴唇动个不停，吐出一连串轻柔却单调的声音。同时，她的双手也没有闲着，毛衣针上下翻飞，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正劲头十足地织着毛衣。她丈夫奥德尔·C·加德纳先生坐在旁边的一张帆布椅中，头顶的帽子已倾斜到鼻梁上方。他沉默寡言，只在夫人发话时才依言稍加评论。

波洛右侧坐着运动员一般的铁女人布鲁斯特小姐。她头发灰白、

容貌饱经风霜，却很开朗，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此刻，她正用沙哑的嗓音做着评论，与加德纳夫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很像是一只牧羊狗用短促宏亮的吼叫打断了一只波美拉尼亚小狗无休止的叫声。

加德纳夫人又开始了：“于是，我就对我先生说，啊，我告诉他观光本身是件很不错的事，我也的确乐意将所到之处的每个角落都游览殆尽。然而，我们毕竟已将整个英格兰细致入微地游览了一遍。现在，我只想找个海边的安场所放松一下，我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奥德尔？目的就是放松，我说过，我觉得自己必须松弛下来。的确如此，是吧，奥德尔？”

加德纳先生从帽子后面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句：“是的，我亲爱的夫人。”

加德纳夫人得到了响应，于是继续她的话题。

“所以，我就在库克那里把这件事跟凯尔索先生提了一下——我们全部的日程都是由凯尔索先生安排的，他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帮了大忙。真不敢想象要是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噢，刚刚说到我对凯尔索先生提起我的想法，他就建议我们到这里来——他认为这里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这里风景如画，与世隔绝，舒服极了，一点儿也不受外界打扰。当凯尔索先生如此描述的时候，我先生插了进去，问卫生设施如何。这并非多此一举。波洛先生，您知道吗，我丈夫加德纳先生的一个姐姐也曾在一家高级住宿，据说那家宾馆坐落在旷野中心，自然如仙境一般人迹罕至、与世隔绝。可是，您能想到吧，卫生间里除了一个土制马桶外竟然一无所有了！因此，我丈夫很自然地就对这些所谓的‘世外桃源’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奥德尔？”

“啊，没错，我亲爱的夫人。”加德纳先生的回答依然简短。

“凯尔索先生立刻消除了我们的顾虑。他向我们保证说，这里的卫生设施绝对是最新式的，厨师的手艺也非常高明。事实上，的确如此。这儿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它令人‘亲如一家’。我是说，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到处都是熟面孔，大家都谈得来。要是非得给英国人挑点毛病，那么我只想说他们在认识你的头两年里一直都有些冷淡，不过，那之后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最热情的民族了。凯尔索先生告诉我们这儿有许多

有趣的人。我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对。瞧，我在这儿遇到了您波洛先生，还有达恩利小姐。当时，得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波洛先生，我简直兴奋得无以复加。奥德尔，你可以作证我说的都是真话，是不是？”

“是的，我亲爱的夫人。”

“哈！”布鲁斯特小姐嘲讽的声音简直如炸雷一般，“真是激动人心啊。对吗，波洛先生？”

波洛似乎并不同意此种说法，他举起双手，做了个礼貌的手势，表达了他的态度。于是，加德纳夫人被打断了的长篇大论又开始了。

“您瞧，波洛先生，我从科妮莉亚·罗布森那里知道了好些您的事情。五月份的时候，我和丈夫正在巴登霍夫。自然科妮莉亚忍不住要将发生在埃及的那起林内特·里奇韦被害一案告诉了我们。她说您是个杰出的天才。一直以来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结识您，是不是这样，奥德尔？”

“的确如此，我亲爱的夫人。”

“当然了，还有在恩利小姐也是我仰慕已久的人。我的好多衣服都是在罗斯·蒙德专卖店买的，这家店肯定是达恩利小姐开的，是不是？我觉得她的设计充满了智慧，线条优美流畅，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昨天晚上我穿的那套衣服就是她的作品。在我看来，她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瑕、非常可爱的女人。”

坐在布鲁斯特小姐另一侧的巴里少校本来一直将他那双鼓突的金鱼眼盯着在游泳的人们身上。此时，他突然咕哝了一句：“这真是个美丽绝伦的女人！”

加德纳夫人手中的毛衣针又响了一下。

“波洛先生，我必须承认一件事。在这里遇见您使我产生了某种变化——不是说您的出现反而使我无动于衷，事实上能见到您令我非常兴奋。我先生对此很清楚。不过，我刚刚想到这很有可能是您的一次职业性旅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唉，呆会儿我先生会告诉您，我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我无法忍受自己也被卷入到一场谋杀案件中去。您瞧——”

加德纳先生清了清干涩的喉咙，不失时机地补充道：“波洛先生，我

可以向您证实，我妻子确实非常敏感。”

波洛的双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夫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来此地的目的很单纯，与你一样，不过是度假，享受人生。这一回，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犯罪’这个词。”

布鲁斯小姐那牧羊狗一般的短促粗哑的的噪音插了进来：“走私者之岛上可没有尸体。”

波洛一听此话，立刻答道：“这么说可并不准确。”他手往下一指，“瞧那儿成排躺着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身上没有丝毫个人的色彩，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具躯体！”

巴里少校用欣赏的口吻评价道：“有些女人可真是漂亮。不过，好像有点儿太瘦了。”

波洛高声说道：“不错，这的确是一些很性感的尤物。可是，这样的裸露之后，她们还有什么吸引力吗？她们还能给人以神秘感吗？我年纪大了，是那种老派人，可能是跟不上形势了。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可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连脚踝都很少露在外面。想想看，如果你只隐约瞥见衬在里面的泡沫衬裙，那该是多么的具有诱惑力！还有，你能朦胧地瞥到微微鼓起的小腿、膝盖，以及饰有缎带的吊袜带——”

“简直是粗俗不堪，下流不堪。”巴里少校嘶哑地叫道，大有正人君子那种不甘同流合污的架势。

“我认为人们今天的装束比过去要明智得多。”布鲁斯小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波洛先生，”不甘寂寞的加德纳夫人也插了进来，“在我看来，今天的年轻人选择了一种比前人健康许多、也自然许多的生活方式。他人在一起寻欢作乐，而且还，嗯——”加德纳夫人似乎想起了什么而有些脸红，“他们对此觉得无所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波洛答道，“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令人惋惜？”加德纳夫人尖声问道。

“是的，因为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神秘都不复存在。今天的一切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挥挥手指向那些躺在海滨上的人们。“瞧那

些人。这景象令我想起了巴黎的陈尸所。”

“波洛先生！”波洛的联想令加德纳夫人大为震惊。

“是的，尸体——排列在厚厚的平板上——恰似屠夫肉案上的肉一样！”

“但是波洛先生，这么打比方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了一些吧？”

波洛承认了：“也许您说得有道理。”

加德纳夫人仍在劲头十足地织毛衣，“无论如何，我还是倾向于同意您的某一个观点。姑娘们如此裸露地躺在阳光下，胳膊和腿上就会长毛，我曾对艾琳——那是我女儿——这么说过。我对她说，艾琳，要是你这么躺在阳光下，你全身上下就会长满了毛，胳膊上长，腿上长，连胸上也长。想想吧，到那时你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对她这么说过，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我亲爱的夫人。”加德纳先生的回答一如既往。

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大概正竭尽所能在脑海中勾画艾琳那一副令人恐怖的模样。

加德纳夫人卷起手中的绒线，打破了沉默，“我现在想——”

话未说完，加德纳先生立即就心领神会。

“现在就走吧，亲爱的？”

说着，他使劲从帆布椅中坐了起来，接过夫人手中的编织活和书，问了一句：“跟我们一起去喝一杯吧，好吗，布鲁斯特小姐？”

“噢，不了。谢谢。”

于是加德纳夫妇离开了众人，向旅馆走去。

身后，布鲁斯特小姐用赞叹的口吻说道：“美国男人可真称得上是模范丈夫。”

3

斯蒂芬·莱恩牧师坐进了加德纳夫人走后留下的空位。

莱恩先生刚过五十，是一位个子高高、精力充沛的牧师。他的面庞

晒得黝黑，身上深灰色的法兰绒长裤破旧不堪。

他满怀激情地说道：“多么美好的乡村景致。我从莱瑟库姆湾走到哈福德，还爬上了悬崖，这一路真是风光无限。”

“选这种天气出去散步可真够热的。”从不散步的巴里少校很不理解莱恩牧师的这种热情。

“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布鲁斯特小姐对此倒大加赞赏，“我今天没有去划船呢。划船对锻炼腹肌再好不过了。”

此话令波洛懊丧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凸起的腹部。

看见波洛如此沮丧，好心的布鲁斯特小姐安慰他道：“波洛先生，只要你坚持每天划船，腹部的赘肉很快就会消失。”

“谢谢您的好意，小姐。可是我讨厌船！”

“你是指小船吗？”

“大船小船，只要是船都令我无法忍受！”他紧闭着双眼，战栗不已，“波涛汹涌的大海总是无法给我愉快的感觉。”

“上帝保佑你，可怜的人儿。可是，今天大海却像个小蓄水池一样安祥平静。”

可是固执的波洛仍不肯被说服。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平静的大海。它总是在翻滚、在汹涌。”

“我认为，”巴里少校说，“晕船有十分之九都是神经作用。”

莱恩牧师微笑着插了一句：“说这话的人可是个好水手。是不是，少校？”

“我只晕过一次船——那是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的座右铭是，不要去想它。”

“晕船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布鲁斯特小姐沉吟道。“为什么有人受它困扰，而其它人则无此忧虑？命运太不公平。而且这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也什么关系。晕船晕得厉害的人很可能还是相当不错的水手。有人曾对我说，晕船与否取决于人的脊柱。还有，某些人有恐高症。这方面我也不行。可是，雷德弗恩夫人比我还糟。那一天，在去哈福德的悬崖小路上，她头晕目眩，恐惧万分，不得不紧紧贴在我身边。她告诉我，有一次在米兰大教堂的外部楼梯上向下走时，她被困在了半

中央进退两难。上楼梯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多想，可往下走对她却成了严峻的考验。”

“那么，她最好不要下梯子去匹克斯湾。”莱恩牧师断言道。

布鲁斯特小姐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下梯子我也不行。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比如说科恩家的男孩子们和马斯特曼斯家的年轻人就能在梯子上跑上跑下，并且觉得其乐无穷。”

突然，眼尖的莱恩牧师发现了什么，他宣布道：“雷德弗恩夫人来了，她刚刚游完泳。”

布鲁斯特小姐想起了先前他们谈论过的话题，于是说：“波洛先生和她该算是同路人了，因为她也从来不晒日光浴。”

年轻的雷德弗恩夫人摘下了泳帽，正在抖她的头发。这是个金发碧眼的灰白种女人，非常苍白、毫无生气的皮肤与她的头发、眉眼的颜色倒是很相配。她的腿和胳膊非常白皙。

巴里少校再次发出了不怀好意的沙哑笑声。

“与众人在一起，她就像是那种还未烹制过的，是不是？”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裹在一袭长浴袍中走上了海滩，踏上通往露台的台阶，向他们走来。

面容白皙的她表情相当严肃，可以称得上端庄美丽。然而她的美却总是透出一丝病态。她的手脚都非常小巧优雅。

她面带微笑在这一群人身边坐下，把浴袍又裹紧了一下。

布鲁斯特小姐对她说：“你已经赢得了波洛先生的赞许。他不喜欢那些进行日光浴的人们，说他们像屠夫案板上的肉一样。”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听到此话，颇为懊恼地笑了。

“其实我真希望自己能晒黑一些，可就是不行。晒多了我就起泡，而且双臂上还会长满可怕的雀斑。”

“这总比加德纳夫人的艾琳浑身长满了毛要好多了。”布鲁斯特小姐的话令刚来的克里斯蒂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她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布鲁斯特小姐，于是后者又说：“加德纳夫人今晨的状态奇佳，绝对是滔滔不绝。‘是不是，奥德尔？’‘是的，我亲爱的夫人。’他们如此这般妇唱

夫随地已有好几个回合了，”顿了一下她接着说，“不过，波洛先生，我倒是希望您对她的某个想法能附和一下。您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不告诉她您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调查一起可怕的谋杀案，而且那个凶手，那个杀人狂就住在这家旅馆里，是我们当中的一位。”

波洛叹了口气，说：“我要是真这么说，我很怕她会信以为真。”

巴里少校咯咯笑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止住笑，他说：“她老人家当然会相信了。”

布鲁斯特小姐反驳道：“我觉得即使是加德纳夫人也不会相信这里竟会上演一场谋杀案。这里绝不是那种会有尸体出现的地方。”

波洛在椅子上动了一下，对布鲁斯特小姐的话置疑道：“为什么不呢，小姐？为什么在走私者之岛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尸体’呢？”

布鲁斯特小姐的回答并不能令波洛满意。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些地方可能性大一些，而另一些地方的可能性则小一些。此地，在我看来，应属于后者。”她打住了话头，因为她发现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

“的确，这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地方，”波洛说，“安详平和，阳光明媚，海水碧蓝。但是，布鲁斯特小姐，你忘记了阳光下处处有罪恶。”

莱恩牧师听了此话，深有感触，他有点儿坐不住了，在椅子上躁动不安，身体倾向前去，湛蓝的双眼突然之间明亮了许多。

而布鲁斯特小姐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啊，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你仍然认为此地不大可能发生凶案。小姐，你还忽略了一件事。”

“您是想说人类的天性吗？”

“是的。人类的天性总是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刚才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个。刚才我想提醒您这样一个事实：这里人人都在度假。”

布鲁斯特小姐迷惑不解地看着波洛。

“您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慈祥地向她微笑着，伸出食指在空中做着有力的手势。

“比方说，你有一个敌人。如果你是在他的家里、办公室里或者大街上竭力与他接近，嗯，你必须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你必须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是现在，在海滨，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合情合理，你不必挖空心思寻找借口。你到莱瑟库姆湾来，为什么？自然啰！在炎热的八月，人们总是去海滨，人们要去度假。你、莱恩先生、巴里少校、还有雷德弗恩夫人和她丈夫都来到这里。这里非常自然的，因为英国人习惯在八月到海滨去。”

“嗯，不错，”布鲁斯特小姐承认道，“这个想法倒真是很新奇，也很有道理。不过，对加德纳夫妇的出现你又如何解释呢？他们可是美国人啊。”

波洛笑了。

“即使是加德纳夫人也有放松身心的需要。啊——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且，既然她在‘观光’英国，她就必须在海滨呆上两个礼拜——做一个像样的旅游者。她喜欢看人。”

雷德弗恩夫人咕哝了一句：“我觉得您也有此嗜好，对吗？”

“夫人，我承认我也有此爱好。”

雷德弗恩夫人沉思着说道：“你的确观察到了很多事情。”

4

短暂的静默之后，莱恩牧师清了清嗓子，有点儿怯怯地说道：

“波洛先生，我对你方才所说的话很感兴趣。您说阳光下处处都有罪恶。这几乎就是《旧约·传道书》中的原话。”停顿片刻，他开始背诵原文：“人类子孙的心里充满了罪恶。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疯狂就在他们的心中。”他的脸闪耀着一种近似癫狂的光。“听到您那么说，我很高兴。今天的人们已不再相信有罪恶。它最多不过被看作是善良的反面。人们说，罪恶产生于那些没有知识、不开化的人群中，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谴责。但是，波洛先生，罪恶确实存在。我相信罪恶的

存在，正如我相信善良的存在。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横行，而且它来势汹汹，锐不可挡。”

他停住了，呼吸变得愈发急促。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然后，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抱歉的神情。

“对不起，我越扯越远了。”

波洛平静地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确可以认为这个世界上罪恶横行。”

沉默了许久的巴里少校终于耐不住那份被冷落的感觉，他清了清喉咙说：“提起罪恶这个话题，我又想起了印度的那些托钵僧们——”

这些日子以来，人们对巴里那种爱谈论往事的癖好司空见惯，而且也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听到这样的开场白，大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无疑将又是那漫长的印度之旅——可怜的巴里丝毫没有意识到人们的耳朵已被这些充满了浪漫惊险的异国情调的奇闻轶事磨出了茧子。为了将自己的耳朵从新一轮轰炸中解救出来，布鲁斯特小姐和雷德弗恩夫人同时急中生智，打断了巴里的思路。布鲁斯特说的是：“嗨，雷德弗恩夫人，那不是你丈夫在游泳吗？他的自由泳姿势太美妙了。他真是个非常出色的游泳选手。”

雷德弗恩夫人脱口而出的话则是：“瞧！那条红帆船多么可爱啊。那是布拉特先生的船吗？”

那条红帆小船正在穿越港湾的尽头。

巴里少校暂时忘记了那些与罪恶有关的托钵僧们，咕哝了一句：“红色的船帆，这主意真是太荒诞了。”

还好，托钵僧提故事没能继续，大家暗地里都如释重负般地松了口气。

波洛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刚游到岸边的年轻人。这位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简直像就是一个上帝塑造出来的完美的人的样本。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古铜色的肌肤，宽肩细腰，周身传递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快乐氛围——这种毫不做作的单纯使他受到所有女人和大多数男人的欢迎。

他站在那里，甩着周身的水珠，扬起一只手兴奋地跟他妻子打着招

呼

她也挥挥手，回应道：“帕特，到这儿来。”

“我就来。”

他沿着海滩又走了一会儿，拾起了丢在那儿的毛衣

就在那时，一个女人从旅馆里出来，经过众人身旁向海滩走去。

在众人眼中，她的到来产生的轰动效应绝对不亚于一次光彩夺目的舞台亮相。

而且，她走路的样子似乎在告诉人们她对这一点了如指掌。她没有丝毫害羞，似乎已经习惯了她每次出场总会带来这种局面。

她身材高而苗条，身穿一件样式简洁的白色露背泳装。她那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都晒成了漂亮的浅古铜色。她整个人简直雕像一样完美。她那金棕色的蓬松卷发如火焰一般，亲切自然地偎在她的颈边。脸部的线条流露出些许冷酷的迹象，三十个春秋的流逝并没有洗去这一印迹，同样也没有带走她的青春和美貌，她留给人的整体印象仍然是年轻，是那份与青春同在与成功同在的非凡活力。她脸部的表情，以及那斜挑向上的深蓝色眼睛都流露出一丝中国人所特有的冷漠超然、无动于衷的神气。她头顶上那顶样式怪诞的帽子是玉绿色纸板做的，也是中国式的。

她的出现令海滩上每一个女人都黯然失色。同样无法避免的是，每个男人的眼睛都牢牢盯在了她身上。

波洛闭着的双眼也睁开了，他的小胡子微微颤抖着，似乎也在欣赏这个女人的美貌。巴里少校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他那鼓凸的双眼由于激动变得愈发突出了。波洛左边的莱恩牧师竟然情不自禁地轻嘘了一口气，整个身子也在这种紧张而又激动心情中变得僵直不堪。

巴里少校终于回过神来，用那副沙哑的嗓音低语道：

“啊，这就是阿伦娜·斯图尔特（这是她嫁给马歇尔以前的名字）我看过她在退出舞台前演的《迎来送往》。她可真够漂亮的，让人百看不厌，不是吗？”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冷冷地慢声答道：“呃，她长得还算标致。不过，我总觉得她看上去像只野兽一样。”

布鲁斯特小姐突然插言：“波洛先生，刚才你们在谈论罪恶。现在，在我看来，这个女人就是罪恶的化身。她浑身上下无不散发着邪恶的气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碰巧知道好多关于她的事。”

巴里少校回忆的神经又被触动了，这次倒不是托钵僧了，但仍与印度有关。

“我想起了西姆拉^①的一个女子，她也是位红发女郎，丈夫是一位陆军中尉。我敢说正是她引发了当地的骚乱。全城的男人们都为之而发狂，而女人们则都恨不能挖掉她的双眼。她是许多家庭不和的根源。”

说到这里，他带着一种缅怀旧事的情绪笑了起来。

“那位丈夫人很不错，少言寡语，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妻子的那些风流韵事他全都没看见——也可能是假装看不见而已。”

莱恩牧师也加入了这场对这个女人的讨论之中。他用充满了强烈情感的语调低声说：“这种女人是祸水，她们威胁着——”

不知为何，他没能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那迷人的尤物牵动着他的视线，从而也左右了他的思路，使他无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此刻，阿伦娜·斯图尔特已走到了水边，两个比毛孩子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蹦着跳着，急切地向她走去。她停住脚步，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然而，她的表情却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她的眼睛并没有停留在他们身上，而是越过他们，投向正在海滩上走动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

这景象令波洛联想到了罗盘上的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罗盘上的针都是应该遵守磁性定律，指向北方。现在，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就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本来他是向妻子走出的——被那位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阿伦娜·斯图尔特吸了过去。

她面带迷人的微笑站在水边的海滩上，全然不顾周围人充满了谴责、嫉妒和不屑的种种眼光，然后她沿着海边，优雅地迈开了步子，与雷德弗恩先生并肩向前走去。在一块岩石旁边，她伸展四肢，轻轻躺了

① 印度一城市。——译注

下来。雷德弗恩则顺势跪在了她身旁。

就在此时，雷德弗恩夫人终于不堪忍受，猛地站了起来，走进了旅馆。

5

她的离去留下了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不过，这沉默是短暂的，因为布鲁斯特小姐已经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了：

“太不像话了。雷德弗恩夫人是如此善良可爱的一个女人，而且他们结婚刚刚一两年。”

巴里少校的思路则又回到了印度。

“我铡铡产的那个西姆拉女人破坏了好几桩幸福的婚姻。真令人惋惜，是不是？”

布鲁斯特小姐板着面孔，严肃地指出：“有一种女人，以破坏别人的家庭为乐趣。”停顿片刻之后，她转移了批判的对象说道：“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是个大傻瓜！”

波洛则保持着沉默一言不发。他只是凝视着海滩，然而，他的目光却不在雷德弗恩先生或阿伦娜身上。

布鲁斯特小姐想起了什么，站起身说：“我得走了，我要去划船。”

说完，她离去了。

而巴里少校则带着些许好奇，将他那燃烧着激情和欲望的金鱼眼投向了波洛。

“波洛，”他问，“你在想什么呢？你一直都不曾开口说话。你对这迷人的女妖怎么看？很刺激、很诱人吧？”

波洛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这是可能的。”

“你这个老家伙。我知道你们这些法国人总爱这样。”

波洛冷冷地反驳道：“我可不是法国人。”

“嗨，别跟我说你对美女有着别具一格的鉴赏力！痛快点，你到底认为她怎么样？”

波洛沉吟片刻，只说了一句话：“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女人的年龄是依外表而定的。她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

波少点头表示赞同，然后说：“是的，她看上去的确年轻而貌美。但是，美貌并非一切。此刻，也并非美貌使众人（只有一个除外）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

“我的朋友，应该是它，而不是她。”巴里少校意味深长地纠正道。

波洛答道：“我在看那个与众不同的人，只有他在阿伦娜走过时没有抬头。”

巴里顺着波洛的视线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四十上下、金黄头发、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的面部表情快乐祥和。此刻，他正坐在海滩上，抽着烟斗看《时代》杂志。

巴里恍然大悟：“噢，那是她丈夫，马歇尔。”

波洛说：“我知道。”

巴里又狡黠地笑了。他自己是个单身汉，因此习惯于用三种名词来形容一位丈夫：“障碍”、“干扰”和“卫士”。

笑完他公正地评价道：“马歇尔看起来人很不错，不爱说话。噢，不知我订的《时代》到了没有？”

于是他也站起身向旅馆走去。

波洛的目光慢慢移到了斯蒂芬·莱恩身上，莱恩正盯着阿伦娜·马歇尔和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他突然转身波洛，眼里闪着一抹坚定而疯狂的光芒。他说：“那个女人浑身上下都浸透了罪恶。你怀疑这一点吗？”

波洛缓缓答道：“这个问题很难肯定。”

莱恩又充满激情地说道：“可是，活着的人啊，难道你就感觉不到它——罪恶——就在四周的空气中，将你团团围住吗？”

波洛仍然是动作缓慢地点了点头，似乎有满腹心事。